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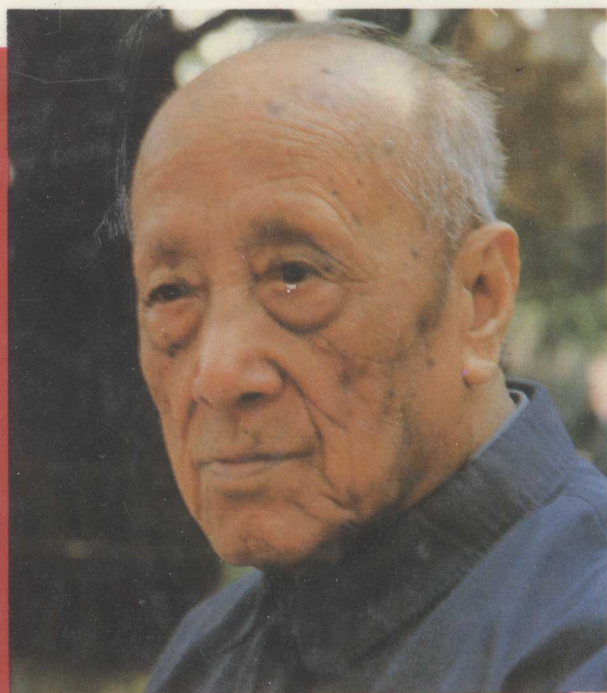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晚霞文库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EVENING GLOW”
LIBRARY



陶钝文集

高占非题



中国文联出版社



陶鈍文集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陶钝文集》前言

《陶钝文集》六卷，是原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陶钝同志在其耄耋之年亲自主持编纂的。

陶钝同志生于1901年，是本世纪的同龄人。在世纪的前四十年中，他由一个农村青年学生成长为民主革命的斗士，并在1931年不顾当时白色恐怖的威胁而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这期间，他曾是北京大学学生救国运动的领导人，与李大钊、路友于等著名革命活动家相识，共同探讨过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九·一八”事变以后，他积极参加群众救亡运动，为此而被反动军阀韩复榘逮捕，判处死刑，只是由于济南教育界的营救才得以幸免，但仍然坐了四年多监狱。在他由青春到不惑之年的漫长岁月里，他潜心研读古今文学，历经政局的风云变幻，当不乏与他的奋斗生活相适应的著述。遗憾的是，这些著述都已散失，无法搜集，因而在这部文集中只好阙如。

《陶钝文集》汇编了作者自抗日战争以来到其晚年约半个世纪的各类著作，包括小说、散文、杂文、通信、回忆录、各种曲艺作品及文艺工作论文。这部文集的编次没有采用按作品写作或发表时间先后为序的方法，而是按作品的不同体裁和形式而分卷的。第一卷是小说创作，收入长、中篇小说各一部及一部短篇小说集；第二卷是传统形式的曲艺作品，包括一部长篇

鼓词和各种曲艺段子；第三卷是作者以回忆录形式写的文学自传；第四卷是散文、杂文和诗歌；第五卷汇集了作者在长期从事文艺领导工作中发表的论文和讲稿；此外，将作者的部分书信、日记和晚年的一些文稿编入第六卷。

在抗日战争期间，陶钝同志一直在党所领导的山东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是山东省文化界救国协会（山东省文联前身）的创始者之一。这一时期，他认真学习并切实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的文艺工作方向，针对当时宣传教育群众的实际需要，以自己对农村生活和农民思想感情的深刻理解，致力于通俗文学的创作，接连发表了《杨桂香鼓词》长篇唱本和《上升》、《黄键》、《麦黄杏》等短篇小说，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山东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1949年，济南解放伊始，陶钝同志随军进城，以满腔热情参加城市工作。他积极地向他所熟悉的济南市教育界人士宣传讲解党的政策，同时着手筹备建立新的文艺工作机构，指导文工团的宣传演出活动。在山东省文联成立后，他出任山东省曲艺改进协会的主任，对开展山东的曲艺工作，团结、教育和改造旧艺人，以及扶植地方戏曲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8年8月，陶钝同志在全国曲艺工作者代表会上当选为新成立的中国曲艺家协会的副主席。此后，又继赵树理同志担任了中国曲协的第二任主席。他在领导中国曲协工作期间，坚持文艺工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多次到各地观摩当地主要曲种和名艺人的演出，或者举行座谈会与当地曲艺界人士研讨曲艺如何更好地发展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他对陈云同志关于评弹要“出人出书走正路”的题词衷心拥护，并以此作为曲艺工作的指

导方针而身体力行。他特别重视抓传统长篇评书的整理工作，认为流传在各地民间的许多口头长篇评书，也是祖国丰富的传统文学遗产，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发掘、扬弃和继承，并予以发展和利用。在他的提倡和支持下，近几年来许多民间口头流传的长篇评书相继被整理出版，丰富了社会主义曲艺的百花园。他在倡导整理民间长篇评书的同时，始终对某些文痞为了个人牟利而搜寻、复制旧长篇说部中宣传封建迷信和淫秽狭邪等糟粕的行为表示深恶痛绝，严正指出绝不能让这些黄色书刊混淆以严肃态度整理出版的长篇说部。他还认为整理传统的长篇说部是一项严谨的工作，不能浅尝辄止，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艰苦深入的研究和再创作，才能推陈出新，整理出为大众欢迎的好作品。他的这些工作和主张，在文集中均有记述和反映。

陶钝同志勤奋治学与写作，从不懈怠。他在从事领导工作的同时，坚持在文学沃土上笔耕不辍，文集中不少的著作都是在此时完成的。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一段时间内，他也在劫难逃，横遭“批判”和迫害，被一度剥夺了为党工作的权利，以致很长时间被迫停笔，这是本文集中不得不留下的空白。

陶钝同志在他从事文艺工作的半个世纪中，一贯忠诚而坚定地执行党的文艺政策，坚持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文艺为革命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方针，坚决走文艺工作民族化、大众化、科学化的道路。他创作的大量通俗文艺作品，他对文艺工作特别是曲艺工作的许多论述，都是对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有价值的贡献。因此，《陶钝文集》的出版，不论在保存党的文艺史料上，还是在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上，都是很有意义的。

《陶钝文集》反映了陶钝同志自本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在文艺

领域的全部实践活动。从这部文集中，我们看到了革命文艺战线上一位老战士高度的群众观点和执著的追求。他所坚持的主张，在今天某些把海外的文化垃圾拾来当作宝货向自己同胞兜售的人们看来，也许被认为是迂阔的，但历史终将证明，陶钝同志毕生坚持的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的文艺，将是最有生命力的。

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就曾和陶钝同志在一起工作，是他的学生和战友。今天，受陶钝同志嘱托，帮助他的女儿徐姓同志搜集、编辑和校勘他这部文集，这当然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是限于自己的水平，在编校中难免有粗疏不当之处，希望读者予以指正。

刘 亮 尚力科

1990年于北京

目 录

上升.....	1
自序.....	3
上升.....	4
黄键	14
麦黄杏	23
传家宝	35
聋子	55
帮耕队	68
女民兵	81
庄户牛	97
掩护.....	108
为了革命的后代.....	123
自 序.....	125
一 新任务新岗位.....	128
二 第一个夜晚.....	136
三 因陋就简的修建.....	143
四 苦难中诞生的孩子.....	152

五	吃百家饭养大的·····	162
六	乍离开了家乡·····	167
七	旧习惯和新生活·····	175
八	所长的孩子来了·····	182
九	孩子们没有不团结·····	190
十	是谁打的第一枪·····	198
十一	劳动中的伙伴·····	204
十二	大转移的前夜·····	212
十三	在民工队里·····	218
十四	老红军的作风·····	228
十五	山前的急雨·····	236
十六	柳下谈心·····	242
十七	公路上的洪流·····	247
十八	方玉文一家团聚·····	252
十九	送叔叔去支前·····	260
二十	花衣服和白外套·····	267
二一	检查了太平麻痹·····	273
二二	各人走各人的路·····	281
二三	在妈妈的家里·····	287
二四	脱下军装交了手枪·····	291
二五	惨痛的教训·····	299
二六	冲破海上封锁线·····	312
二七	埋藏物资的日夜·····	320
二八	狼狈逃窜的是蒋匪军·····	328
二九	分歧在夫妻之间·····	335
三十	她在转变中·····	341
三一	党培养她成了战士·····	346

三二 托儿所大团圆.....	351
“小鬼”的故事	359
自序.....	362
一 “小鬼”编了班.....	364
二 “小鬼”班的鬼点子.....	372
三 发现了野孩子.....	382
四 找“小鬼”报敌情.....	390
五 野孩子立了战功.....	398
六 顽铁进熔炉.....	407
七 按对象循循善诱.....	414
八 为了一个桃子.....	425
九 一次紧急集合.....	437
十 假手榴弹换真大盖枪.....	445
十一 赔礼道歉姑认侄.....	453
十二 在大“扫荡”中锻炼.....	464
十三 隐蔽侦敌作向导.....	474
十四 “小鬼”成了战士.....	484

上 升

卡 上

自序

这本小说集是我 1946 和 1947 两年的作品，凑合了九个短篇而成的。两年的时间，只写了九个短篇，产量未免太低了。首先应当检讨自己的努力不够。其次是两年以来，解放战争紧张的发展，辗转奔波，没有时间和精神写文章，写出来也无处发表。就是这九篇之中，有三篇还是初次和读者见面呢。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在农村里看到各种的人物和各种的故事。旧的东西在没落和转变，新的东西在生长和壮大。我想把这些人物和故事描绘下来，给未到过农村的人们看看，也给赶不上这时代的人们看看。显示出古旧的农村，在这伟大的革命时代里，怎样的在变化着。

很多的作者，在作品的自序上，写着感谢甲君和乙先生之类的话，我也照样来两句。我感谢作为我的小说里的主人公们，以他活生生的事实，引起我写作的动机。我感谢我搜集材料的地区里的干部和群众，供给了我很多的真实宝贵的材料。我更应该感谢毛主席，指示出工农兵方向，使我知道应当写什么，怎样去写？没有群众和毛主席，我什么东西也写不出来。

1948 年 12 月 19 日

上 升

头一晚上准了假，李文光一夜没有睡好；东边刚放亮，就打起背包来，悄悄地走了。

城郊的鸡还在叫，沂河桥上的霜雪映着下弦的残月发出闪闪的光辉；走过以后留下模糊的脚印。有一种冷清清的感觉。李文光加紧了脚步往前走。

几天以前李文光就想请假回去看家，指导员问他家里有什么事，他始终没有说出来，就是觉着不回去看看心里放不下。这时候上了回家的路了，心情更是茫然，只觉得二百里外有一个目的地，朝着那目的地奔就是了。奔到了以后要做些什么，一点也想不出来。倒是部队里的生活，同志们的友爱和指导员恳切的态度使他觉得有点留恋。

三年以前李文光的家乡李家湖时常遭受日军的“扫荡”；甲子山区的顽固队要给养也常要到那庄。李文光家里只有三亩薄地，连他总共六口人：大妹妹十一岁，小妹妹才会走，弟弟八岁了，瘦弱得像才四五岁的样子。经常两三天不起火，连糝子

煎饼地瓜干也吃不上。弟弟妹妹成天家哭，母亲饿出病来，父亲有一点钱就喝酒，喝醉了酒就和母亲打架。他想到这些情景，心头沉重起来。

就在他参军的前一年冬天，十月过了，全家的人都还没穿上棉裤；小弟弟和妹妹连一个破袄都没有。正在这时候，日军“扫荡”的警报传来了。父亲挑着破锅和几升高粱，母亲抱着小妹妹，他拖着大妹妹和弟弟一块跑出来。漫湖里的夜风刺骨的凉，弟弟妹妹冻得想哭又不敢哭；母亲疼孩子把自己身上的破袄脱下来，盖着两个孩子，自己穿着单褂在冷风里过了一夜。就这样把母亲冻出病来，没有药治，又没有吃的，不久便死了。

撇下了一群没娘的孩子，哭，叫，要吃要穿，连邻居的大娘婶子看见了都落泪。父亲像痴了一样，不光喝酒，又加上赌钱，一连几天不到家，到了家不是醉得东倒西歪，就是一头睡倒，像泥块一样。

李文光再也待不下去了。他想到他走了以后弟弟妹妹更没有人照看，足足的两天他没有出门，躺在床上流泪。最后把心一横才离开了家门。

参军半年以后他曾回家一次，四月天了他看见父亲还穿着里表都破成碎片了的棉裤，棉絮累累坠坠的全露着，拆也拆不成一条单裤子。李文光太不过意了，把自己才领下来的便衣裤脱下来给了父亲穿了。为了这件事他还受过一次批评：指导员发现他的新单裤没了，怀疑他卖掉了吸了香烟，就彻底地询问他。他不愿意把真情说出来，只说是丢了，又编不出一套怎样丢的瞎话来，更惹起了大家的疑心，召集了全体通信班的同志对他进行了教育。

他想起了批评会的那一幕，心头还觉着发酸，每一个同志都指责他丢了公家的东西不对。他满肚子委屈说不出来。最后

他实在忍不住了才吞吞吐吐地把真情讲出来。指导员听了以后严厉的眼光马上沉落下来了，默默地半天掉了两颗眼泪。通信班的每个同志眼泡都发红，没有一个说话的。沉寂了半天指导员才很温和地说：“拿公家的衣裳给人是不对的。家里有这种情形你该早说，不要不坦白。大家都是同情你的，我们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呵！”

他很懊悔这次走得太仓促了，没有拾几件破衣服带着给家里的人添补棉衣。他想象不出三年以来家里会变成什么样子。根据地里是开展了大生产，眼看着老百姓的生活改善了，没有的变成有了，穷的也富起来。可是自己家里父亲喝酒赌钱，妹妹弟弟都年纪小不能劳动，日子不会过好的。村干替父亲写的信上说：家里优待了二亩地，满够种的，不缺吃，不缺穿，他以为这些话是安慰他。

越走近家门心情越觉着沉重，本来走两天很早就可以到家，可是太阳沉西了离庄还有十来里，好像怕走到家看见家里的情形似的。他很想遇到一位本庄人先问一问，可是直走到庄根也没遇到一个熟人。晚霞的余辉，快被暮色吞没了，点点的星光挂上了天空，他停在能望着家门的路旁歇息起来。他想把动荡的心情安定下来，很久没做到。也听不到家里有什么动静，只有从村里远远传出的唱歌声和群众的欢快的喊声，使他从沉重的心情里苏醒过来。

他站起走近了家门，周围的垣墙都修补得很整齐，大门是高粱秸编成的篱笆，他轻轻地拿开，看见三间屋还是旧日的三间屋，院子里垛着两个草垛，几乎把院子塞满，堂屋门黑洞洞地关着。他停在院子里，心头卜卜地跳起来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屋里传出粗重的咳嗽声，他知道这是常喝酒的父亲的老毛病。他向前轻轻地推门。

“是谁？”父亲好像在床上问，声音很雄壮，这声音暗示他父亲还健康，鼓起了他的勇气。

“是我！爹！文光回来了！”他像夜间值班时回答口令那样清晰地回答了。

停了一会父亲才来拉开门，门并没关，一拉就可以拉开，但是从两扇门相错的声音判断起来，父亲的手是颤抖了。

“你怎么回来啦！”父亲迎面上下地打量他。

“请了五天假，特意来看看家！”在他回答的时候父亲已经划着火点上了灯，灯光下父亲壮大的身躯显在他面前，父亲并没见老，身上还像比从前结实了许多。

“这两年壮实吗？爹！”他望着父亲的脸问。

“还好！没有什么病！没断着做活，忙得什么毛病也没有了！”父亲说着把披在身上的袄袖伸上。看来棉袄棉裤都有了，还是新的。父亲也看出儿子笔直的腰干，红红的脸，不是那几年在家挨饿的样子，喜悦从心底深处露到嘴角上来。

“哥，你回来了！”妹妹在房子东头的床上也起来了，他这时候全副注意力都集中在父亲身上，好像忘记了弟弟和妹妹了。这一叫唤把他的注意力冲散了，回叫了声“妹妹！”这时和父亲同床的弟弟也起来了，张大了眼睛呆呆地看。他望一望弟弟又望一望妹妹，不知道先亲近谁好！又陡然有了一个念头飞上了他的意识：“大妹妹呢！”他的眼光向着全屋子里搜索。

“你大妹妹开会去了，她常是深更半夜的才回来。我拉了一天草乏了先睡下。不多会儿她就回来了。”父亲看明白了他的疑心，给他解释。

“爹没上冬学吗？”他问。

“不行啦，什么也记不住。我三天上一次政治课，不学文化啦！”父亲从嘴里拔出烟袋来很迟钝地说。

“识几个数目字，能认个钱票也好呵！”他劝了一句。

“你看是那么着，钱票我还认得！”父亲听了儿子的话忽然自负起来。

篱笆门子响了，院子里荡漾着清脆的歌声：“什么花儿开放朝太阳……”

门猛地地推开了，一位识字班大姐出现在文光面前。分明的，她对于站在屋子当中的军人表示惊疑，两只大眼睛直盯住了他。

“哦！哥回来啦！我当是哪里来的主力军呢？”她跳到哥哥身边，握住哥哥粗壮的手，她那种热烈活泼的样子，使他觉着站在面前的不是他妹妹，而是他常驻过的老根据地里的识字班大姐们——她们对主力军的亲切和妹妹一样。

“妹妹变了！”他抚着妹妹的肩头看着妹妹的浑身上下。个子高了，头发剪了，一簇刘海儿盖在眼眉上面，脸蛋通红，看样子很结实。

“哥哥也变了！”妹妹听说自己变了样，也在打量哥哥。哥哥穿着整齐的军装，雄壮和蔼的样子和她见过的老六团的战士一个样子，她感觉到有这样一个哥哥的骄傲和喜欢！

妹妹想到了哥哥远道来怕没有吃饭，就要刷锅做饭，文光竭力证明他不饿，妹妹还是不信。最后同意了煮两个鸡子吃。妹妹做起活来很熟练，像当年母亲一个样。使文光想起被饥寒压迫死了的母亲。

“打跑了日本，哥哥抗战有了功了。”妹妹一面弄火，一面说话。

“妹妹一样的有功呵！在后方生产，支援前线，一样是抗战！”

“你们都是有功的，总算给你娘报了仇了，你娘是被鬼子撵着爬在湖里冻出病来死的！”老头看见孩子们都上进了想起孩子